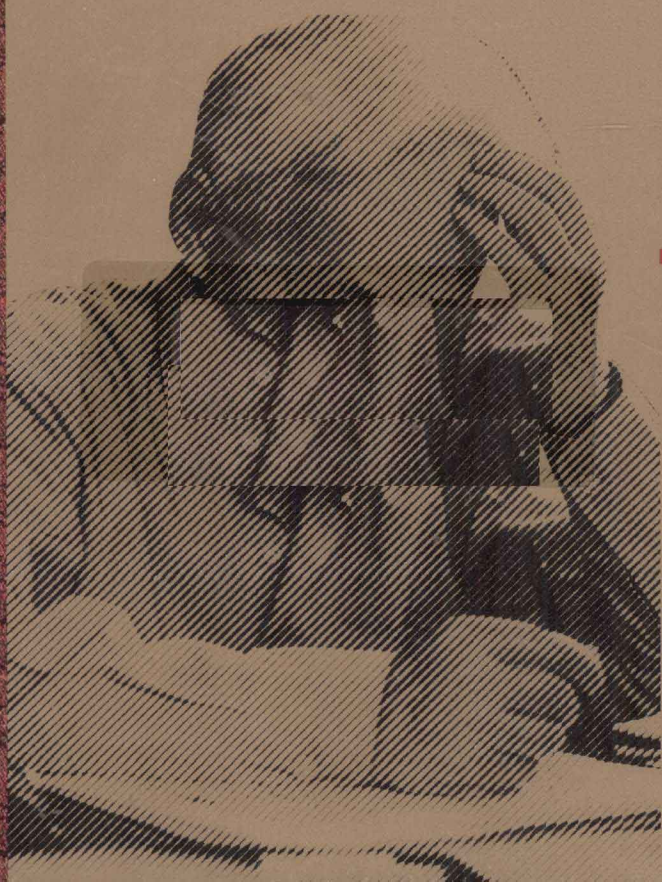


巴金傳

李輝

著



人民日報
出版社

巴金傳

李
輝

著

人民日報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金传 / 李辉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1

(李辉作品系列)

ISBN 978-7-5115-0239-1

I. ①巴… II. ①李… III. ①巴金 (1904~2005)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1943号

书 名: 巴金传

作 者: 李 辉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银 河 陈志明

装帧设计: 任凌云 但汉琼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23

印 次: 2011年2月 第1版 2011年 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239-1

定 价: 58.00元

李辉

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封面中国》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散文家”奖项。



李辉作品系列

传奇黄永玉

巴金传

萧乾传

现场中国

沈从文与丁玲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和老人聊天

世纪之问

沧桑看云

是是非非说周扬

.....

序

邵燕祥

我仅浏览了书稿的开头就来写这篇小文，违反了我一向的自律，但因有些话急于说出来，也就顾不上破例了。

在这里，李辉，作为巴金生平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者，终于不是从辩诬的角度，而只是如实地、毫不遮掩地写到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巴金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又说过，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十四五岁正值五四狂飙乍起，他就以可贵的聪颖，接触了纷繁的新思潮。他是富家子弟，但他深知其内里，他认定所有体现了宗法礼教秩序的家庭，都是无自由无平等也无爱可言的牢笼，也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并非为谋个人的温饱和出路，而是出于良知，对无权无钱贫病困顿者的同情，对人压迫人的不平，对一切非正义的愤懑，使他苦苦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时他从西欧和俄国的历史中邂逅了那些激进而忘我的革命者，邂逅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理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在他这里，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而巴金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

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还要早些。从晚清一些志在推翻清皇朝的党人身上，就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格和行为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是跟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时进行的。民国初年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运动者中，就有英勇的无政府主义信徒。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甚至可以说是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革命的。不但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情况直到一九四九年前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新一代中，也不鲜见。

如果查看三四十年代（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前后）革命者档案中的自述，相当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会说到，他们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其中就包括巴金的书，例如众所周知的《家》和其他著译。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制度人情世态的揭露和抨击，令他们共鸣，令他们感奋，令他们要起而行，找一条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路。但他们后来又会持批判态度说，像巴金这样的作家，并没能给他们指出明确的投向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家》里的觉慧最后只是出川，曹禺《北京人》里的瑞贞也只是搭乘火车去了远方），而是实际生活中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机缘，以及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使他们认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和抗日的，别无选择。不过连有些仅仅是为了逃婚，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受到了《家》的鼓励，也去了延安，去了解放区，则是事实。巴金小说里模糊的指向，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就这样重合了。记得在文革以前，我们议论这种现象时，曾经开玩笑说，巴金给共产党招兵买马，该记大功！

李辉中肯地指出，经常出现在巴金早年书里的“革命”，“信仰”，“事业”，其内涵是要从巴金写作时的思想来认定的。没有附加语也就没有确指，固然是不言自明的默契，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在不同的语境，便产生

各有所指的歧解，乃历史条件的变动使然，却不是任何人故意的误导。

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反对阶级专政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遭遇，比革命前更加困难；十九世纪作为革命者头上的光环，换成了二十世纪初沦为“反革命”的荆冠。在俄苏，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流亡国外，或是受到镇压。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则不仅于五四前后被军阀官僚视为与共产主义“赤化”“过激”难以区分的洪水猛兽，而且随后更陷入左右夹击的困境，很有点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茨基派，不能见容于中国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作为政治派别的无政府主义遂不复存在。作为思潮的无政府主义，一九四九年前偶或散见于出版物中，一九四九年后则完全绝迹。年轻人只能从《列宁在一九一八》一类苏联影片中瞥见“无政府主义者”的漫画像，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把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的行动叫作“无政府主义”了。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关系成为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劫难的根源。在文革批斗时封之为“反共老手”，到“文革”后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还有人揪住不放，大有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已之势。其实，那些气势汹汹的批斗家并不知无政府主义为何物。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历史普及读本里，早就无一语及于无政府主义了。谈论巴金而不涉及无政府主义，总是让人感到隔着一层。完全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渊源，也难对巴金其人和他的作品有比较透彻的求是求真的理解。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对于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它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理论和实践，它在各国社会生活中曾有的影响，它与各种革命思潮和实际运动的关系，也是一切想要认真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背景知识。

李辉此书，在这一点上，试图引领我们接近巴金精神世界的一个“禁

区”。当然，这个禁区不是巴金自设的，相反，他几十年来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坦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只不过他的由衷的倾诉，他掏给读者的心，往往被历史的烟雾遮蔽了。

李辉用他特有的散文笔调，绝不故作艰深，却让我们一下子接近了那几乎被遗忘甚至被抹煞了的历史。历史只有拂去尘封，刮去油彩，还其本真，才显得逻辑分明，真实可信。这样的文字也就使人感到亲切。我愿意接着读后续的书稿。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五

新版自序：巨星陨落，光还亮着

李 辉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六分，巴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几天前，在得知巴金病危的消息时，我正在德国，赶紧往上海打通小林的电话询问。她告诉我：“爸爸昨天突然状态特别好，拼命想说话的样子……”

几天后，巴金所有想说的话，随着生命结束而永远也无法说出了。

再过一个多月，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应该是巴金一百零一周岁华诞，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他终于从病魔的痛苦折磨中解脱了。

早在七十年前，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表述过他所感受到的生命的运动：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

错了方向。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生》)

儿女最后满足了父亲的愿望——巴金的骨灰与妻子萧珊的骨灰相交融，一起撒进了东海。从三峡奔泻而下的青春激流，终于汇入了浩瀚大海。生之目标的追求如今结束了。从此，一个矛盾、痛苦然而又是丰富、伟大的生命，走进了历史。

他为亲友留下了温暖而美好的记忆；他为历史留下了《家》、《春》、《秋》，留下了《寒夜》，留下了《随想录》；他为未来提供了说不尽的政治的、文化的话题……

巨星陨落。光还亮着。

巴金永远不会在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我相信，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当人们面对现实感到寂寞和困惑时，会经常想起他。他的痛苦、他的悲剧、他的文学、他的人格、他的思想……将使他们不断地从中感到温暖，受到鼓舞，从而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坚毅，多一些生存的勇气和力量。

在未来的日子里，巴金必然成为人们扫描、分析、解读的对象。巴金，他将永远活在历史的叙述中——不管叙述者是谁，不管叙述者采取何种方式、持何种态度。

在不同的历史叙述中，巴金生命的全部，将变得越来越清晰。由此，人们也就有可能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深刻地认识他所生活过的时代，理解他的复杂人生。

在历史叙述中，巴金生命的意义与我们同在。

三十几年前，在复旦校园里，我与同窗陈思和在贾植芳先生指导下开

始研究巴金，并合作完成了我们的第一部著作《巴金论稿》。可以说，我这些年的传记写作正是起步于巴金研究。因此，当我有机会再度撰写这本关于巴金的传记时，以往的阅读、考证与观察，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今日写作的准备。

二〇〇四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邀请陈丹晨、李存光两位先生和我联合主编一本大型图录《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并由我负责撰稿，以庆贺巴金百年华诞。作为一本文学传记，需要基于史料，但同时又需要避免过多的考证和学术分析。因此，在写作中，我努力以更具文学性的散文手法，来描绘一个丰富、复杂的生命形态。我尝试以一种新的、更灵活的结构来写巴金的传记。上卷《望尽天涯路》，侧重于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下卷《何处是归程》，侧重于情感与家庭的历史叙述。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叙述角色直接放进来，使其更具现场感，行文或许也就有可能变得较为灵活和生动，具有一定跳跃感。

《百年巴金》出版时，巴金和贾植芳两位前辈均健在，如今，他们却已与我们天地相隔。此次，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百年巴金》新版，遂将书名改为《巴金传》。谨以《巴金传》的出版，纪念巴金去世五周年、贾植芳先生去世两周年，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怀念之情。

多年来，在研究巴金和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得到陈思和、陈丹晨、李存光诸位友人的帮助和支持；邵燕祥先生热情为拙著作序；周立民兄为新版提供大量图片……对所有帮助过的朋友，谨在此表示感谢。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

目 录

序 邵燕祥 1

新版自序：巨星陨落，光还亮着 5

上卷：望尽天涯路

——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

在巴黎感受巴金 3

看那少年浪漫时 10

“精神上的母亲”引他前行 22

讲述大革命的悲剧 29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37

巴金——这个笔名的解读 55

鲁迅，为他挡住风沙 66

历史在心中延续 82

思想史是奔腾的江水 96

“你是不会搁笔的” 117

与大众共享 129

巴黎，永远的留恋 149

下卷：何处是归程

——性格与情感的历史描述

凝望夔门 159

什么样的家？ 175

敏感与忧郁 184

热情在文学中燃烧 197

在觉新面前，他看见自己 209

乡关何处？ 222

“李先生，你好早啊！” 234

痛在心中，爱在梦里 254

巴山蜀水路千程 268

生命在痛苦中延续 283

附录

“文革”小报上的巴金 306

巴金赠书为何从国家图书馆流失？ 315

巴金大事记（一九〇四——二〇〇五） 327

上卷

望尽天涯路

——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

在巴黎感受巴金	3
看那少年浪漫时	10
“精神上的母亲”引他前行	22
讲述大革命的悲剧	29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37
巴金——这个笔名的解读	55
鲁迅，为他挡住风沙	66
历史在心中延续	82
思想史是奔腾的江水	96
“你是不会搁笔的”	117
与大众共享	129
巴黎，永远的留恋	149

在巴黎感受巴金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时在一九九八年。距青年巴金离开巴黎的一九二八年正好七十年。

七十年，留在巴金漫长记忆里；七十年，渐次呈现在我的追寻目光中。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俯瞰四周。河南岸，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小巷弯弯曲曲，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时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当年初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七十年前，巴金也曾这样俯瞰过巴黎。那天，在和朋友吴克刚送别一位波兰姑娘之后，他们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

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赛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底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

（《写作生活底回顾》）

此刻，当我伫立钟楼俯瞰巴黎时，自然没有巴金那种多愁善感。不过，与以往有过的纯粹的旅游新奇感相比，由于走进了巴金昔日重要的生活场景，我的此次巴黎之行，也就有了更具体、更多的历史缅想。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这是难得的旅游与感悟相交融的双重体验。

从巴黎圣母院塔楼上俯瞰塞纳河对岸的拉丁区，巴金当年的住所大约就在街心花园周围。

